



四川按察司提學副使盧君雍墓表

邵 寶

監察御史盧君師邵既擢四川按察副使奉 璽書  
提督學政取道省其父 封御史公於吳將行暴疾

卒又明年癸未封君以其子應圻塋於西橫山之原  
其弟兵部主事師陳以使事歸乃立石墓上以其所  
自爲狀請予表之予嘗聞君子之論君也由其言于  
上者謂之貞臣由其行于下者謂之才臣由其潤于  
身而表章乎古人者謂之文學之臣按狀君初登進  
士觀政都察院也於羣衆中獨留心吏事凡章程法

比皆習而通之時都御史三山王公見其所擬吏牘  
驚曰此法家言老吏所不及因薦試河南道御史巡  
西直門繼巡東城于是武宗方銳意北狩督宣府  
建行宮急而都御史某附麗承望其勢張甚君上疏  
請罷行宮之役而斥某邪穢庸劣不宜任用言極激  
切廷中聳然比既實授清戎至東光見長寧伯某侵  
奪民田橫斂子粒往往建繫死詔獄君上疏極論請  
釋無辜而還其侵地皆從之或言長寧貴戚權倖君  
清戎有職何得出位君曰風聞言事御史職也况目  
擊其言可忍也巡按初至四川首劾巡撫都御史

某某陰附當路黷貨殃民莫敢指斥後雖坐他事  
黜亦以君言故由是一方肅然人謂得巡按大體是  
故謂之貞先是巡城者務繁科條以鈎撫爲能所關  
決多家人細事君曰御史所治止是邪悉縱不問所  
治惟宿奸巨蠹要束詳明發擿敏利譽籍籍起河間  
早奏請免賦減科謫盡出所儲藏鎗貸民全活甚衆  
四川地遠惧獄之久淹也檄所司月報而時遣發之  
朝使方取材西南又邪人迎佛亦道境內屬歲饑民  
不堪供輸君材擇周慎而晝夜拊循之民得不擾妖  
人某子甲善幻術能剝腹出腸胃喘人徼利又能吐

火燒民廬室民益驚畏求罔不獲或捕之輒訖吏以  
逸殆不可方物君密飭各郡同日邏捕術窮皆伏其  
辜某郡人乙慄悍強禦椎埋自恣君虞其陰賊多黨  
捕急或生變乃先揚好言卒以計擒殺之犍爲之墓  
頤灘溫江之三渡皆湍急善溺舟君擇材幹吏委以  
鑿治人知其去險卽安而不知勞費是故謂之材君  
天資有大過人者性尤嗜學平居手不釋卷程文若  
擬古詩詞清潤圓融不事刻削而新意層出少受知  
于太保吳文定公太傅王文恪公都御史瓜涇徐公  
入朝尤爲太師李文正公所喜有相見之晚之嘆

所著有方舟聯舫二集

奏疏詩文總若干卷藏于

家按治所至以餘力建學申教大興文治薦賢士夫  
夫不可起者必造其廬禮焉死者弔祭其墓尤樂表  
章先賢嘗建董子毛公二祠及浣花三陳東坡遺直  
四書院家居時請立石湖書院祀宋范文穆公又求  
其遺像及所書田園雜興手摹勒石以文穆故居湖  
上君與隣焉用是致景行意遇古蹟及山水奇勝處  
多所題詠是故謂之文學夫三者有一已爲人望而  
况兼而有之乎且貞而不迂濟之以敏才而不浮持  
之以重文學而卒歸于雅將之以德蓋不惟成章而

已殆知所以裁之者故雖未見其止卽其所至亦可  
以稱于天下矣君諱雍字師邵某甲子舉于鄉登辛  
未進士凡在官若干年卒是爲正德辛巳九月九日  
年四十有八

副使呂公翀墓志銘

汪 偉

公諱翀廣之永豐人登弘治進士正德初任刑科給  
事中公以忠諫獲譴余實親見之 武廟卽位踰年

宦瑾盜國柄擅威福以刦制天下驅逐不附已者于  
時內閣劉公健謝公遷輔導 孝宗皇帝致太平受

顧命榻前朝野賴之同日罷去臺諫相顧莫敢先發  
君一夕草疏上之人服其敏及讀疏詞氣剴切事理  
明盡罔不感動有泣下者于是傳錄風行四方瑾銜

之甚嗣是稍有論列者既而留都臺諫皆有言瑾大  
怒矯詔皆逮至京并君獄治妄言罪乃痛捶于廷槩

除其名瑾伏誅乃起爲雲南按察司僉事尋陞四川  
按察司副使聽訟明決屢伸冤獄士民稱頌西番僧  
奉 旨迎活佛所過有司望風迎奉沿途騷然人無  
籍竄入者迨千人至蜀索庫藏銀以萬計未有處會  
武宗皇帝訃報狝時司臬事謂茲髡獲罪 先帝  
所過殘害新政必誅宜急收之或欲減其所索銀物  
縱之出境狝獨勒兵擒其首惡置獄中請 旨俱建  
至京遂正其罪灌縣江都大堰圯決淤蝕數十年軍  
民受病狝奉勅往視疏濬淤塞鑄鐵爲梁以捍上流  
灌旣千萬餘頃俱爲沃壤蜀民大悅稱呂公堰天全  
六番賊寇淮茂等州兵憲吳希由以失機待罪撫按  
檄狝督軍士時聞賊有神術先知故官兵未至輟逃  
去或潛伏要害竊發屢敗我軍狝擇指揮何定授以  
方略刻期進兵遂獲渠魁餘黨悉平紀功申秦 詔  
賜內帑銀兩段疋內閣楊公廷和姪舉人楊愷倚勢  
殺人狝按其大罪十數事抵於法楊以書請貸其死  
竟弗從嘉靖二年春齋表入 賀萬壽卒於途嘉靖  
二十年本縣祀入鄉賢祠

四川兵備副使張仕隆傳

朱睦㮮

張仕隆字仲修安陽人也性警敏書再經目不忘古人奇文輿旨覽卽通解弘治八年中鄉試又三年喪父制闕奉母携弟妹卒業太學明年試又不利與三原馬理集友講學士隆獨持議曰諸君日端默戢戢可謂能閑其心矣要須於事爲驗其實身與世爲二途與事相乖非聖人合外內之道也十八年士隆舉進士授廣平推官治尚明嚴吏民畏之正德七年拜監察御史朝臣各爲朋比或託門生或以鄉里故知附大臣大臣亦利其偵事而飾已私也士隆惡之光

祿卿李良事少師劉健甚謹健喜愛良由是得美遷  
又以女字健之孫健以直諫爲劉瑾所逐良詐言女  
死乃他適士隆上疏勅良且曰使今大臣知彼小人  
終必相負盍早絕之而遑遑乎延正人也良竟坐罷  
去八年巡察河東鹽法運使劉瑜貪而善交權貴士  
隆劾罷之革豪右嚴取曬均支給鹽政大振暇則建  
正學書院聚徒授經又鑿青石槽開茅津皆爲大衛  
民甚便之九年正月乾濟宮災士隆諫曰 陛下前  
有逆瑾之橫後遭薊盜之亂旣不知警方且興居無  
度曠近匪人積戎醜於渠中戲于戈於臥內徹夜燕

遊外見煙燎內廷大興土木權豪競尚華侈親信

臣取貨于外又扣軍糧皆名進貢織造龍幄科害靡  
極鄙猥無聞使之巡撫納銀指揮授之政事盜伏而  
虜發民竭而兵罷守法御史如劉天和則就建張璩  
則死詔獄閭閻之苦禍機之畜皆不知也今宜痛懲  
前弊更宜克慢絕淫早朝親政講官說經師保論道  
究精一之傳考興王之故以表率天下褒衣博帶之  
雅孰與市井狡穢之羣廣厦細旃之樂孰與邊徼凶  
危之隊不報明年巡按鳳陽織造中官吏宜酗酒作  
威大括民財荷黃挺二日上所賜有拒令者杖殺之



無論自都御史以下皆不敢禁士隆奏之且列其賄若干十一年還守道事有張順者京大猾也隨中官守雲南毆門子死潛回京避之雲南守臣移文逮之甚急乃出以二隸押送至桃源重貨二隸竊取淮上丐者斃之二隸告順死勘實給文歸已三年矣士隆閱案疑之密廉之數月果得順坐殺二人罪士民大悅時錢寧大有寵賜姓朱而廖鵬附之初鵬以中官廖堂爲兄鎮守河南鵬凶殘積金如山旣敗又以鑿爲兄鎮守陝西而其子鎧用事鵬復謀入錦衣理事傾財納結自師保元臣相與接席酣飲或至旦士隆

率諸僚疏其罪且曰堂來鑿往兄甫罷而弟嗣任鵬內鎧外父制中而子擅利鵬毒河南以起內盜鎧毒陝西必召外虜朝廷豈無他才專用一族兩省亦有何罪日受百害邪鵬寧大恨罷職御史薛鳳鳴殺人爲巨盜被逮又夜自殺二婢子置朝門外懷牒訴冤鳳鳴素事逆瑾致富又凶愎甚當案者卽遜去累年不決都御史彭澤以獄付士隆及許御史完掠治取服鳳鳴知事急貨錢寧以其妻女往要之寧受鳳鳴愬爲上奏乃下士隆及完獄七閱月士隆謫晉州判完謫定州士隆旣之晉州教民耕桑如齊民要術

篤論  
百公

之法歲果倍入民用殷富是年滹水決數縣咸災士  
隆奉臺檄往塞之績成遷知州 今上卽位誅竄奸  
宄伸雪寃抑士隆復御史所司忌士隆才擬遷知府  
太宰石瑄曰凡官居者悉以資深趨用而謫者罷者  
猶以淺資拘常調是佞者常伸而忠者常屈也何以  
勸善乃得漢中兵備副使其地居終南太白間西南  
連蜀東接鄖豫山巖業羅立山中長廣數千里有良  
田美隩長林茂竹文狸蔚豹逋逃者往往擅以爲業  
歲貨軍官與通則吞併弱小藏大盜伺便出掠又好  
報讐殺人急則生變朝廷特置都御史鎮之士隆至  
首按軍官殛貪用良賊有王大王二闖仲良結回回  
爲患官不敢捕所在皆立親識急則投匿號曰賊主  
士隆召主諭之曰汝能擒賊卽汝功吾賞若否則吾  
率軍焚山汝等與存者幾何矣皆叩頭曰幸公活我  
願效驅使居數日各獻賊士隆又取賊主恬惡者十  
餘家破滅之遂大安乃堰響水溉田千畝立隄防溢  
又修雲霧水未成而卒年五十有一

四川按察司副使劉先生天民墓志銘

李開先

函山劉先生者諱天民字希尹濟之歷城人城南二十里有函山因以爲號焉祖璟以監生任章縣丞父緒以舉人任高邑知縣母張氏妊十二月而生先生生八日母疾無乳庶祖母章氏棄其子獨乳之蓋預識其子之天而先生之才且顯也六歲病瘖延綿至九歲遇一嫗以針刺十指愈出就外傳日記千百字弘治乙卯父畢業太學携之讀書京邸卽通經史兼諸子百家言文筆滾滾命之題頃刻成篇十五歲遊

郡庠提學陳矩菴一見奇之每令侍食於側正德丁卯鄉試中式甲戌第進士聞父病乞終養未至丁艱丁丑二月起復除戶部福建司主事五月調吏部文選司主事吏部用人慎重非久試不調調亦不即文選先生華實相附乃得之到司即著調選便覽四卷雖有益吏治但時不能行已卯諫止武皇巡幸罰跪五日廷答三十庚辰三年考滿階承德郎贈父如其官母爲安人辛巳今上踐祚前是以諫罪者俱陞俸一級先生首與焉嘉靖壬午陞本司署員外郎癸未六年考滿實授員外郎階奉訓大夫八月陞稽

勳司署郎中薛君采方在考功以文章得名時稱省中二彥甲申七月泣諫大禮復廷答三十郎中余寬調文選未履任謫戍先生繼之大推小補秉公竭誠剔滯拔淹登良黜劣遠近風動余在文選後先生十餘年慕先達之行事尋舊緒之茫然往往于故牘中見其批駁遺墨猶足以知其政也老吏候選者咸言嘉靖初年先生之敏夏虞中之執皆文選出色也大抵賴聖天子新政臣下凡有注措易爲之力且有光耀焉給事中陳姓者素短先生因著補衣見部先生斥之仍假以進君子退小人爲名上疏指摘先

生乃對品調壽州知州給事中趙漢等御史戴金等  
八上章論救不報抵州屬歲饑乃禳災賑乏通商惠  
工撫字勤勞民無菜色撫按交章論薦一十四次鋤  
強植弱不聽請託州之大姓及士夫無不斂戢戊子  
十一月陞南京宗人府經歷己丑九月陞南京刑部  
廣西司郎中庚寅四月陞河南按察司副使分巡大  
梁時 上命刑部錦衣衛審河南獄囚重刑者一千  
五百餘人得平反者幾七百人先生之力爲多退而  
語人曰吾之遺子孫者只此足矣河南訟獄之繁大  
梁爲最先生一訊無不輸服蓋有涯嘗云不意風流

述史乃有此霹靂手憲度之清三五十年來僅見  
耳有涯不輕易許可者先生亦自呪曰吾能使公署  
無一事屬吏無一錢惜不得按察使做耳先生時有  
盛名而遽發此言後果終於此官豈其識也抑數歟  
未幾爲胡御史所論壬辰五月以才力不及改四川  
去汴之日士民號泣攀留車不能發日夕纔得出郭  
甲午有聲其屈者將處以按察使當事者以改調未  
久難之乙未考察遂以冠帶閑住先生聞之略不爲  
動 遇 恩詔致仕日集賓友徜徉山水間東山  
之興不減安石而識者屬望再用亦比之安石云一

日會余酒筵越席執手問曰君善聚書書解有幾種  
耶余曰三十餘種且戲之曰先生方以聲詩擅名問  
此何爲無亦蔡傳外有可復取者乎先生曰吾以治  
書發身童時曾著禹貢遡洄洪範解疑等論病舉業  
之拘也近更有論語古解川中亦多見之余曰國  
制業舉者蔡氏與漢疏并行不知疏廢何時漢之訓  
詁宋之講解以今觀之殆猶以鬼載鬼以影隨形均  
不可缺只以宋論之東坡大之簡少穎失之繁陳上  
舍失之碎其他各有得  
印之吾心耳先生曰元  
不有金仁山王耕野吳  
耶余曰分章無踰於金

氏小斷細解王吳二氏亦多合者三氏之失抑亦多  
於宋儒先生曰吾意亦如此幸勿令人聞之因陋守  
殘者必惟我將并忌之矣以說經恐觸時忌然而卒  
不免焉雖作釣魚人亦在風波內矣仕路嶮巖如此  
哉先生家居七年至辛丑巡撫李谷中上章論才堪  
起用命未下而先生無病卒矣詩文書翰爲世所推  
尙晚年爲詞曲雜俗兼雅歌者便之蓋雖假金元之  
音以洩不平亦可見才之優贍無往不宜也自少至  
老有風調善談吐庶幾乎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者黃  
方伯海亭嘗謂余曰同一事也他人言之或無意味

但自函山口出人無不傾聽者飲酒多而不廢事次日亦不病酒所著有愧菴集刺壽稿遊蜀吟南行稿草蟲吟田間集并前所云禹貢洪範二解

四川按察司副使富公好禮墓志銘

徐階

春山富公以正德庚午與予叔父谷陽府君同舉應天鄉試公時年二十餘方面豐頤瑩如玉樹而意氣閒雅飄逸予以童子從旁窺視之竊敬且慕焉後予稍長間以府君命侍諸先輩飲公待予獨厚辛巳公舉進士拜工部主事權木荊州閱二年予亦遂幸泰竊又五年公以服闋改刑部會予免先少師喪復官翰林益得從公游故於公習焉公才高其於爲政初若不經意而所措注詳練精密卒莫能易之初試於

庸行錄 卷之九  
荆荆故利藪司摧務者往往遭怨謗以去公條所不  
便於商及舊制所宜復者爲奏罷行之聲望蔚起自  
刑部郎中出知重慶盡取民所出賦役哀以爲籍而  
事爲之限使民自輸於官奸人至環視不能有所乾  
沒自重慶遷副使飭兵建昌隨山堙塹起海塘堡爲  
陸道數百里以避瀘水之瘴先是建昌摧鹽井以餉  
兵其後鹽丁逃而兵據有鹽井之利於是稅廢而餉  
存當事者雖知其然然莫敢奪公令計所當受餉與  
鹽稅相准乃頓紓故時論者以公爲有定見又有定  
力於毀譽得失之際能無所動其心也當是時侍御  
南江馮君以論汪鉉下獄公爭以爲無死法鉉銜之  
出守遠郡公不怨尤及道江漢下瞿塘歷巫峽峨眉  
青城諸山顧其僕笑曰吾嘗數夢家萬山中茲豈偶  
然也在重慶時蜀王與都司劉永昌訐奏不法若干  
事詔遣給事中御史案之蜀旣大藩而劉又素兇狡  
二人以檄公或謂公勿往公不應至則一斷以法僅  
十日獄具奏報可在建昌發屬吏之貪酷者其僚以  
爲請弗聽則讒公巡按御史御史惑之會當大計天  
下吏公卽棄其官歸所過登眺詠歌若以遷至旣抵  
家不治生產數出遊湖山經月乃返返未月又買舟



虞德錄 卷之九十一  
以出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觴詠卽獨處亦未嘗不  
怡悅與人處未嘗不盡人或負之雖至再三終不校  
蓋公多讀書尤喜談神僊氏之說其所自得者深矣  
公諱好禮字宇超春山其號厥初洛陽人從宋南渡  
始家華亭曾祖禎壽官祖綱父洪洪以公貴封工部  
屯田司主事贈副使

四川按察司副使吳君達墓志銘

羅洪先

君吳姓名達字近光別號雲泉舉嘉靖壬午鄉試己  
丑進士出身授兵部武選司主事會 郊恩進承德  
郎請便養改南京兵部職方司轉車駕司員外郎進  
郎中奉勅督發南直隸江西湖廣坐派料銀殿工成  
加俸一級滿考進奉政大夫以才堪治劇出爲福建  
興化府知府滿考擢四川按察司副使奉勅撫治重  
夔兼達州兵備無何以母老棄官歸君生而剛嚴方  
介負氣寡合善任事事可疑弗顧可爲弗沮人莫櫻

其鋒有嘗試者輒窘自救不暇以故所至有聲初至武選例當入內府查武官黃籍籍繁浩關人恣奸病恐見察則多方誤我君入舉內令序坐內令久秘不傳關人固已服其練達會校人竊籍被執詞相連諸關恐達尚書所丐免誓不敢有他武選火尚書以下皆得罪君已改南京得免兩京以南北爲重輕君意誠在毋不擇官不知竟以自全也南京守備魏國公與兵部尚書爭道尚書不勝忿密問計君曰彼擅役營卒豈制耶尚書悟發其事魏國果屈還卒數千人然以此銜君君聞之卽疏其諸不法事有詔奪職租

國怒曰我拚一鐵券殺吳某如搏鼠爾同寮咸危之君不動時有僞印獄久不服君遣人私脫囚簪示其妻曰爾夫不勝苦業已吐實令汝抱印來緩死此簪取汝信也妻果不疑出諸印榻下獄遂成車駕主驛傳舟車馬船頭陳某恃貲干公卿避役君不可走京師賂關人以特旨免君曰不獨一陳某也令兵馬司定諸船戶差遣以貧富爲籍衆爲語曰通 朝廷易撼吳郎中難江南郡縣役遣江淮衛水夫爲土猾所把費數倍君請入直于官附綱運至部分給之軍民兩便凡工役諸直出納舊多羨目藏吏銀工得鈞

機利至是痛割其弊無相染者每歲嚴舟上供慮闕人張其數以便私賈會計仍行不聽濫取會同館官馬私乘不禁取律語刻木懸官馬首借者凜然豪貴屏跡吏部將趨資相待爲忌者所尼補興化以劇郡難之是時母年高不可往留妻子侍止隨二僮至官囊篋不緘嘗卽臥內延見賓客賓客見其寒素無敢言私民健訟難治君聽決如流頃刻遣數十事各中情實死囚爭傷無驗疑其隱於賄命燔水不得納鹽肩臨濯骸果得傷且左失二肋語囚曰毆者右手人則左傷隱傷失肋非驗而何有自殺妻而誣其雙尸云

耕田爭水被毆死他吏上獄明年君慮囚追憶其時天霖雨因詰之曰得雨爭水何爲竟坐殺妻誣不行郡中惡少數十人善速訟或投緼火燒人屋攫財市中夜盜數起謀其姓名寘之法訟益衰少每聽訟嘗手執券或延問他疾苦殊休暇鄉士夫以爲異間易服旁窺之無不嘆駭訟已歸贖緩各縣庭無留人日晏走學宮爲諸生談經義校試其文精鑒不爽君雖勤敏然存大體不苛細李御史行郡喜杖人內股下吏畏罪多竄君豫戒隸隸不聽卽面告御史某已戒隸令勿杖內股恐多死人傷盛德乃敢復爾命縛去

易他隸御史故憚君聞言錯愕唯唯明日引避於是  
興化獨無死御史杖者王御史禁乘轎各郡多給報  
君月上役輿夫若干王服其不欺禁隨弛嘗入 觀  
一無所齎歸而藏金爲同知所侵故不省第緩交割  
期俾得自計卒不損君故不畏強禦至於興利除害  
尤勇健有法先是病旱禱雨民請祠山中神曰聖君  
者君許之爲文祝神期三日必雨否且有後患如是  
者七日不雨君諭民曰徒邀福而不卹灾物蠹也當  
爲若等除之焚其偶大雨適至衆驚服莫敢譁幻於  
是詢南北兩洋水利奪其闕於橫民者建石堤章漁

港別爲東山石閘以時漕洩塞西湖港尾斗門減  
田草蕩涇洞刻石紀成屬之守者慨畝以萬連歲大  
穰獲異麥穎禾海寇數至多爲疑兵走之且曰此番  
船所招也戒自今毋得納舶其後倭入市擾海上諸  
郡一如君言嘗捐俸爲義塚收棄骸且罪久不葬與  
水塋者去郡之日民追號若失父母在達州罷有司  
供張日省數金貪吏斂縮關市通和會與御史忤旬  
月解去御史遣人追謝巡撫都御史以擅離奏皆不  
顧閒居十有二年當道數四論薦君視之泊如也君  
爲人守道理不動聲色而意常烈烈蓋自少時已然

七歲學舍暮歸爲掠者負走閉樓中假寐給守者夜且半起緣屋匿焚園中邏弗能得比曉乃問途歸諸生旅見總制陳公公臨諸生威以君抗言遂降色舉鄉試未嘗輕謁縣官縣官有所請亦未嘗不盡利害性修潔不能受俛卽居官一蔬果不輕取薄業僅足饘粥部使問遺郡邑交際皆謝不納室無婢媵行無輿馬臨終遺言鬻宅以償所貸妻子環泣正色麾之曰母亂我我縱留終不能庇若等也條然而逝孝友淳厚踰于常情達州歸母病癰不解帶者數旬比卒壽九十有一君年五十餘哀毀至嘔血處兄弟田宅

惟所取弟適死杭州奔喪如其子少從兄遷學敬慕之終身如其父遷子徂祇天哭之慟未幾遷復死君素壯實少病至是號哭奔走卜地忘寢食至羸猶以不及視寔爲恨與人交務成其美赴急分甘有如夙負荷拂所好雖知厚不得望一面也君爲人好學博聞恥爲章句少受易于蕭教諭濟喜習識達陰陽卜筮之說稍長旁通醫藥星卜諸技及國朝典故勲戚世次邊圉險易論斷一出已意不苟附和爲文雄渾簡核尤長於歌詞草書吳氏先世縉雲自吉州助教彭年始徙清沂遂爲新淦人六世爲澤潞同知克敏

又三世爲邑諸生時雍君高祖也曾祖咸濟祖春阜  
父昌舉鄉試卒湖廣穀城縣知縣以君貴贈奉政大  
夫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

四川按察司副使遠齋顧公紳墓志銘

呂本

公顧姓諱紳字曰翔遠齋其別號也其先山東人宋  
建隆間有諱澤者宦餘姚愛慈谿山水之勝徙家焉  
入國朝科第代不乏人傳至曠生文文生銓公父也  
以學行著稱曰西嶼先生封工部都水司主事公生  
而岐嶷不類凡兒稍長篤志好學弱冠遊黌校聲名  
籍籍嘉靖戊子舉于鄉壬辰舉進士授工部都水司  
主事分治南旺諸泉至則釐革宿弊疏濬泉源使夫  
必受直而漕無滯艘公私稱便奉勅查理山東藩臬

及諸郡賦罰益前此所未有也公秉公持法風采振揚士論翕然歸之時西嶼公在署忽棄養乃扶襯歸塋如禮庚子服闋補兵部武選司主事尋擢員外公卽於九邊智勇忠義之士皆廉訪籍記每佐其長以易置無不當癸卯擢河南按察司僉事駐節潁上兼攝徐州兵備道徐潁地跨江淮多巨猾劇盜號難治公從容料理案無留牘而地方寧謐故事江北直隸諸衛更番赴京操備率五之一公稽軍伍逃亡空虛乃奏減五一之例豪惡毛至剛古奪民婦女田產恃雄貨無忌公竟捕之置於法潁壽間盜多株連不解

公下令曰以姻連坐者勿治卽日歸農者無數撫按交薦方期大用適以舊在兵曹查黃註誤左遷許州判官轉真定通判大名同知復擢河南僉事時鄭府橫恣不法公悉緝治之遂斂跡彰德宗親王守道白晝謀殺其兄御史入賄欲從未減公廉得其實堅執不可御史銜之誣他事中公公與訐辯御史竟落職而公亦改福建未幾丁繼母陳氏憂乙卯服闋補雲南未抵任予適視篆吏部知公淹滯獨甚擢福建布政使司叅議時倭賊猖獗而福寧尤急巡撫王公詢特以公往剿之公馳至其地凡可以禦備之者無所

不至一捷于秦嶺再捷于大金間峽三捷于州城之外斬首三百級餘俘馘二百有奇賊大挫逃遁地方底寧撫按奏聞 上嘉獎賜以白金文綺庚申擢四川按察司副使去閩之日福寧士民攀臥感泣立祠祀之四川松藩故維州境外地也軍夷雜處判服不常公主動中機宜形格勢禁一發卽就戮有奸軍周尙武者陰蓄異志公訪知擒其首十八人如几上肉餘黨悉平因條畫五事嚴責成以馭兵威遠權事宜以防奸制變復舊額以賞夷安邊完通餉以足食養兵設官攢以典司出納巡撫羅公崇奎謂疆圉大計

無過于此乃疏請行之而公以西土寒甚不堪壬戌堅請致仕歸歸六年而卒公敷歷中外逾三十年所至功見言信威惠並行固濟世之才也但屢躓屢起竟徘徊藩臬間而止士論惜之公心懷忠信氣稟溫和平雖已貴顯恂恂若儒生及當官遇事則持法毫無假借如毛至剛王守道周尙武等事真所謂凜然不可犯矣聞者莫不歛衽起敬公孝弟儉約尤出性生葺先祠置墓田待母之兄弟與已之兄弟恩愛曲至以至宗族姻黨故舊皆盡其力之能爲各有所濟友人鄭朝濟者父子客死清平公萬里歸葬其骨此古



人所難若其自奉則布縵藜藿終其身而所以教子孫者讀書爲唐之外不問焉若公者世豈易得哉

四川按察副使章公美中傳

王世貞

章公美中者字道華其先常熟人父封評事公生

石湖傍爲吳人而公生則已警穎九歲善屬文稍長

居寔讀書石湖寺至丙夜不休寺僧異而飲食之間

游丁翁邸丁翁知公非常人則又飲食之爲折券曰

富貴幸無相忘也公亦竟弗謝去當推擇爲子弟員

試於邑第一人自是連試輒高等而屬評事公卒家

益貧所授經諸生修贄輒以分諸昆弟母異儲久之

舉鄉試又六載成進士拜大理寺右寺評事守文法

毋害滿三載考授文林郎尋遷左寺副公好爲潔修

自矩寡合退曹儻一牝馬羸至見骨曰吾蚤暮亡貴  
人造請安事千里也卽有所賦撰口囁嚅索管滌側  
理竟促鏑之筈矣居無何擢江西按察司僉事分部  
豫章豫章故多顯貴人而相嚴時亦在部中凡相嚴  
所愛幸監奴中外戚黨指使陰喝郡邑若取寄來往  
郵置視以爲下厩公獨禁弗予馬奴恚卽榜繫之臺  
使者爲請弗得自是嚴氏奴多取間道去而公所按  
讞卽它顯貴人居間亡所假借豫章諸侯王有藏匿  
亡命者公遣謂之曰法自 高皇建也大王爲 高  
皇帝耳孫而身悖之使者以宗正條收王之舍人子  
王亦終能匿之邪立出亡者人或謂公太峻得無慮  
身耶公曰吾慮此三尺耳不能爲七尺計民舍灾公  
馳而拜之反風火息已逐捕豐城盜殲其魁餘黨解  
散兼攝七道篆一切治理流聞前後臺使上書薦公  
者凡十三輩而會公入賀萬壽所謁報相嚴無加禮  
相嚴復用前事內銜之持不肯下凡五載始遷廣西  
叅議廣西故西南夷地多獠獠錯漢民而居奪攘矯  
虔日尋于戈人不覩老公以法整櫛之咸惴惴受吏  
盜陷太平諸郡公先諸道兵撤其衝捕虜首日餘設  
伏夜搗賓利徭降之士兵當調發而北禦倭公戒毋

後期後期如明法已又戒吏毋尋前例受賕受賕輒  
德以故兵吏交惕息赴約恐後公以其間修明學官  
令風諸弟子衿裾其黉結彬彬矣而公所按部出入  
箚若冒瘴毒寢以成疾數請告會遷四川按察副使  
填松潘公念疾無已時而徙地益遠益忽忽不樂遂  
遁歸里不復出時年僅四十四云嶺東譚大初者與  
公分道江西偕往相嚴所揖其子弟中貴人不拜逕  
出其治廣西又後先得代而廣西士民謳思之曰譚  
公爲政若霜日章公嗣之守畫一公之歸也譚公已  
前請休里踰一舍所迎置酒相勞曰拙宦跡類固當

公竟成歸耶不佞蓋先爲日矣公前所置田宅以與  
諸昆弟旣歸貧不能著業至僦它旅舍以居束身爲  
儉約奉母外食不兼簋而佃入奇羨用資成黨緩急  
歲時損粟蔡翁子曰甚愧終約不能如韓王孫粟自  
吾力耕出耳公於守令有造請絕不敢謝亦無有以  
居閒請者其爲人若嚴冷抗手軒目寡言笑或以貴  
倨目之而中實冲然不自足於詩近體宏爽開壯有  
開元大曆風書倣祝京兆得大令遺筆然自謂日力  
寡衆體未備云隆慶初中丞林潤御史董堯封相繼  
上公名報聞意且將大用之而公卒矣距其歸蓋十

年而公卒後譚公復起婁遷至尚書王子曰當隆慶  
初不及用章公而以死惜哉夫士居約乃見節義公  
競競守三尺炙手若熱逝不以濯退而食貧其甘如  
飴螻蛄之音不入於耳賢哉章公段令公出而驟顯  
如譚公亦奚所庸出也易云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公  
庶哉近之矣

四川按察司副使李先生貴墓志銘

呂光洵

洵自嘉靖乙丑讀書翰林居京邸見朝士往往相聚  
爲講學之會而其著者又往往得美仕去私竊疑之  
或謂有當路者主其會故然時太史李浣所先生亦  
間與一二同志講學然竟出爲四川憲副先生在翰  
林已十五年外補非其宜也則私益怪之無何先生  
未之官且乞養歸矣然後知向之聚講蓋妄相附會  
者所爲非必當路者誠主之而先生則真以學之不  
講爲憂非欲附當路者之意也先生名貴字廷良南

昌豐城人家宰古澹公諱裕爲高祖思州府太守翼  
愚公諱槩爲曾祖登仕郎守貞公諱環爲祖鈍齋公  
諱閻爲父先生生嘉靖壬午十月十三日丙申年十  
五卽入郡庠壬子舉鄉試第一人連登癸丑進士選  
入翰林讀秘書乙卯授編修戊午滿考封鈍齋公如  
其官母劉氏孺人已未以劉孺人喪歸癸亥復官翰  
林丁卯隆慶改元出爲四川按察司副使以鈍齋公  
年逾七十請告歸辛未年五十矣以二月二十四日  
卒先生幼穎敏書過目成誦初下筆爲詩文卽軼老  
成者出其上稍長潛心性命之學嘗讀論語所謂參

前倚衡者躍然有悟卽日務靜養非禮不行及在秘  
館卽編集古名臣相業日自省覽慨然欲身任天下  
之重旣入史局益講求天下治理自鍾律刑賦兵車  
陣法靡不綜覈著爲圖論已未乙丑兩校南宮士有  
爲郡縣者手編濂溪明道橫渠紫陽象山五先生政  
績授之曰治民當法此無愛民之實心者治終不古  
若也蓋志甚大材甚高未少出其端緒而爲忌者所  
搆失當路意歸未二年而當路者去繼者方議起先  
生而先生逝矣人無不爲先生惜者然先生嘗語洵  
曰方癸丑將選館時李西野宗伯欲介予謁嚴相公

予謝不往亦竟以入館命固非人所能尼使也嚴於先生爲同鄉且不肯一往謁及嚴旣去國睹忤嚴者悉被顯擢而先生又獨自免歸以先生所守若是卽令尚在又安知能必有合耶起不起於先生意固未足爲輕重也乙亥九月十八日卒年五十五先生所著賦訟序記表誌論議詩詞讀經史雜記合若干卷藏于家豐乘思齊錄及五先生政蹟俱梓行于世洵自南宮爲先生所識拔濫入翰林先生戒之曰官于此有三隆文聲以起世譽上也勤趨承以愜時好次也下乃守廉恥待歲月耳雖然爾必爲其下者嗚呼言若在耳而先生不可復見矣

四川按察司副使趙公三聘墓志銘

王家屏

萬曆壬寅六月廿一日四川憲副任齋趙公卒于家  
冢嗣國史檢討用光輟直奔還痛不及眡舍殮也日  
夜馮棺而號其季父寬譬之勉以大事乃投涕草狀  
介書使於余問銘焉余時臥病奉諱惻然悲也嗟嗟  
天民遽至是哉憶昔釋褐從公相與爲兄弟懽公少  
余二歲而才志高邁百倍於余仕不應獨淹退不應  
獨蚤余之覲顏於公者多矣乃今又先余逝也余何  
能勿悲而忍銘公乎哉顧知公莫若余則何忍不銘

按河津趙氏自晉獻公滅耿以其地賜大夫夙始國  
初有諱思忠者四世而生盤盤生軌饒於貲而喜施  
嘗以凶歲捐千金發粟二千石哺餓者他所助昏喪  
緩急之家尤衆里人至今誦之軌生九成仕順德府  
照磨能世其德以公貴贈奉直大夫禹州知州娶周  
宜人生三子公居次諱三聘字天民號任齋公生而  
韶秀童時里胥攝更夫者閔於門諸兄走匿公請往  
見令婉變盤碎容止甚都令奇其質試以文立奏詔  
曰此異才也賜之筆札而厚遣之更夫事得解年十  
四補邑庠生爲文醇深爾雅同邑暢生紹川一見遜

伏戊午遂與暢偕舉於鄉其年受室柴兩上春官壬  
戌值贈公病歸侍湯藥不解帶者累月歿而銜哀茹  
素毀瘠有加服除登隆慶戊辰進士當館試業在選  
中以束於額止授山東益都令過家省墓取道大名  
兵憲某欲交驩公邀飲不以禮公艷然曰將賓我而  
屬我耶拒弗應某大恚乃撫公枉道擅用傳箠殺笞  
工事劾公對簿而笞工寔不死薄謫河南布政司照  
磨甫五月遷江都令再踰年丁徐宜人憂喪之如贈  
公服闋除河間府獻縣公凡三領縣縣皆麗郡冠蓋  
如雲簿書叢其前若山委公出則戴星入則設燎窮



日夜之力應之館無留賓而案鮮宿牘且能推其餘力鈎考旁近縣事得其情也嘗衆謁上官問及鄰邑疑獄其令噤不能置對而公對之甚悉上官偉公才自是旁近縣獄亦無不移公論報者前後疏薦公十九能聲日益上聞而勞亦日積寢病絡血矣戊寅擢守禹州又六年所入拜司農郎督饒遼左以功賜御府金者三增秩俸者一己丑擢四川按察副使備兵川東會翰檢君魁省闈公喜自慰曰嗟呼吾向者淹恤民社心力必殫而不敢告勞也乃今可以休矣遂移疾歸歸而構閒閒亭於郊園携賓友觴咏其中條

然適也翰檢君既成進士官詞林以辛丑奉使道家

某年用 東宮慶典進公亞中大夫資治少尹公拜

受策書荷以爲榮翰檢君當報命公起居幸健無恙

曾未浹數月而溘焉逝矣距生嘉靖戊戌壽六十有

五公服官二十年其績効所表見大半在吏治卽精

敏任部劇而不爲苛瑣大指在拊循百姓振救其菑

害勿使擾之而已江都苦繇賦而公行條鞭法獨善

民便之爲作歌咏其事獻縣苦河溢公爲疏源導委

俾水有所歸民得不虞昏墊中州苦盜公行保甲法

什五相司其後妖黨煽亂株連數郡禹州獨完民相

與戴公若父母建祠祀焉乃操下特嚴墨吏猾胥銖兩之姦不貸逆旅主人苦客客憇之公重罪之里市豪頓戢臺察監司所使人帖勢而橫一切繩之以法遂無敢繹騷境內者維楊多大賈往地方孝廉下第率過而謁令求薦館賈人所覬挾令之重飽金錢去公峻謝不與通曰吾不以身爲市僧佐若曹罔利也醫某侍公疾語次微餽公以賂公訶之曰勿多言視疾耳奈何輕以身嘗乃公三尺乎山人張鼎文者以詩文游縉紳間頗干公事老居禹獨不敢向公吐一詞故事縣令齋用恒倚辦筦庫公所至痛自裁損常

祿外毫無所需當去任庫貯贖鍰若羨鏹多者數千金悉籍記以付吏丁丑癸未兩朝京師諸守宰爭走津要苞苴塞途公行橐蕭然恥以貨財爲禮時有修維揚卻者萋菲於吏科都諫所謀螿公竟無如公之清約何也公在獻增葺單家橋顏其橋曰五節以旌貞女之烈在禹檢故府圖籍編次州志以備信史皆有裨風教而禮賢愛士體貌更優已卯壬午兩校省闈得人尤盛其入爲司農郎值鑿輿謁山陵中貴人騎而從者部當宿芻藁以待公畫地以域止中貴人域外按次給之迄事無譁者監九門鹽法日與大璫

其事儼然以正臨之諸胥隸蝨蠹其中者搜剔殆盡其監饒遼左帑金漕粟應手輒發曾不淹時士氣倍厲廣寧北有牽馬嶺道迫陜騎過必下或議開之以度諸乘障者公曰此一綫之路我能往虜亦能來開之不虞延虜入室乎其後虜果從其地內犯衆乃服公先見謂公不獨習吏事且習兵也於時大將軍李寧遠公每出塞得首虜功輒推公轉餉力而督府顧冲菴公數咨公密議復特疏薦其有帷幄勞請加四者上矣比歸勅建宗祠以歲時率族人薦蒸嘗唯

計 日 秋學宮釋奠必祗謁先師元正若聖旦必朝北北向拜祝 天子萬壽其於在三之誼老而彌篤如此始公從贈公順德受書衛先生所後過順德先生已病拜省牀下經紀其家而去而雙洲衛先生者則公里塾師也仕三河尹卒於官公爲位哭奠遣使迎其喪歸時起居先生夫人而以女妻其孫卽屈年輩勿計也拊翁姪响响然慈而不廢檢括處知交過常面折而事已輒忘鄉後進從公講業者躬謀其藝之上下勸勉之起爲高等弟子掇科第者彬彬盛焉至問遺女兒其其困乏貧妻族多金不責報而饑寒惻

獨若靳生守中郝生永祿並以溝壑之急託公爲歸  
仁衷盎然又若自高曾以來傳家之心法得公引之  
而愈長也儻充其志雖盡八荒膏沐之有餘乃僅沾  
浹三數州邑而止所待以蒸雲出雨沛施公未竟之  
澤者非翰檢君他日事耶

四川按察司提學副使傅公光宅墓志銘

于慎行

東省故多才士以予生平所友有五人焉年皆差後  
以吾長者歷下子子冲氏少予二歲髻則爲舍生  
次則聊成傳伯俊氏與子冲同庚自未第時相與不  
甚狎不甚早及甲戌分校南宮得臨邑邢子愿氏年  
又稍後無何臨胸馮用韞氏以弱冠入詞林同朝最  
久而其故同舍生蒙陰公孝與氏同用韞年相若晚  
乃出其門下此五君乃一時海岱之英而吾皆得以  
世誼交之惟子冲稱弟他皆降禮相與考德講藝遊

心竹素之林可謂甚盛而今棄予逝已過半矣予以辛卯歸田明年子冲爲陝西大叅沒又十餘年用韞位至常伯而沒又二年伯俊罷蜀中學使歸歸月許沒也今惟孝與在詞林子愿以冏卿在告與吾跂而相望若三星耳伯俊諱光宅伯俊其字別號金沙居士上世山西洪洞人遠祖居敬國初徙聊城六傳而及米脂則大父也米脂公三子季曰學易號肖岩公舉嘉靖辛酉省試不仕而以公貴累贈中憲大夫重慶府知府更曰中憲公中憲公娶汪公湛女累贈恭人卽公母也一夕夢瑞光滿室寤而生公曰必耀吾

宗遂以命名公生四歲誦詩十六經術通明學使袁安節公識之隆慶庚午舉省試高等入遊太學試冠六館萬曆丁丑成進士授靈寶知縣出而聞中憲公訃也徒跣奔號哀毀踰禮服除補吳縣吳稱江南首邑財賦甲天下蠹弊爲多公所蒐核釐革折及秋毫而用仁厚處官一切措循煦俞恥言文法以間延進諸生論難經藝獎拔名流後多顯貴乙酉召拜河南道監察御史首條便宜六事皆見嘉納按行二關疏薦故薊帥戚繼光衆論快之廟堂意弗是也有詔讓公公方受命按晉因請告歸辛卯還臺次當按浙而

御史寧晉王君以劾太宰左遷公疏申救語侵太宰  
太宰浙人也臺大夫因請改陝公辨題差事例又侵  
大夫大夫益不能下而公平生雅遊多厚招文士一  
御史阿旨下令大索山人遂得公舍客戍之坐誅改  
行人司正公亦不爲悔也曰客不負吾乃吾負客耳  
無何奉使岷藩道中遷南京兵部郎中而又聞太恭  
人訃也其時公年長矣一痛幾墮頭須爲白服除結  
廬河上矢不復出里長老皆前勸語乃以戊戌詣闕  
補工部郎中兼攝三篆內工河漕歲費不貲凡所綜  
理籌畫財省爲多署中受成而會稅璫馬堂橫權臨

清其徒與市人鬪射殺市人市人因焚其署守臣以  
民亂問公曰此璫所自致發難不在民也疏白堂激  
變狀因請誅其記史鄭惟明惟明者大猾而竄籍戚  
里翼瑞爲虐故公劾之疏入不報而附璫者謬謂公  
爲侵宮側目視之矣巳亥播酋作亂詔發兵誅少司  
空重慶趙公言于朝曰誠得傅郎爲郡當賢于十萬  
師吏部請以公往至則諸道士馬大集境上公爲治  
粟轉輸出納均平民皆安堵師無後爨制府長垣李  
公倚之軍中謀畫多所贊決寇平請釋脇從及他枉  
繫全活以萬計若文吏有功見誚皆爲請錄已出藏

金錢繕治城池學宮並敷陳聖諭月旦讀法人大治  
辛丑滿考察能奏調成都而值故播改郡計非素重  
臣無以填之乃進按察司副使分巡遵義所部皆新  
邑也兵後境多暴骨祭而瘞之遺俘畏誅小反督兵  
擊定播境遂平而安氏故與播構黨侵其裔土舉以  
入黔公謂國家一統在黔猶在蜀也顧播方以逆命  
見潛而安氏據其故土國紀謂何制府新城王公因  
請按輿圖歸蜀持衡未決而以望改督學政其時大  
比期迫星馳八郡不數月而竣省闈入彀皆所甄拔  
也甲辰大計前所側目者則乘間中公至傳白簡公  
笑而曰無傷也吾固已日夜治裝歸矣抵舍而病以  
其年五月二十九日終于正寢距生嘉靖丁未得壽  
五十八歲公爲人才氣倜儻風神閒曠條然物表姿  
也孝友樂易情誼周洽于人無所不親少從從兄受  
經貴而師事終身不敢與均茵席先世田廬推以予  
弟不取其分羣從子姪量材授貲使修生業而集其  
儁少肄之家塾朝夕親督課之又嘗置腴田五百以  
奉兩庠膏楮內外戚屬待之舉火者亦無慮數千指  
矣博聞彊志貫串百家落筆千言詞采流麗詩在唐  
盛中之間瑩潔儁逸書模黃豫章體蒼鬱有致海內

珍之所著有吳曲吳門燕市蠶叢諸草行于世夙慕  
方外之遊于內典玄宗無不深詣談說名理指畫世  
故揮塵懸河風生四座而切近事情不爲虛論聽者  
爲之醉心平生傾身爲士無識不識裹糧而赴者所  
至如雨無不人人滿志卽嘗受其施後負之者意亦  
不爲衰也其才博大通敏無所不宜居恒慨慕勲名  
銳然有志當世而以任眞毀迹卒爲修卻者所中談  
者惜之嗟夫名迹之間果足定士品乎哉

四川按察司僉事陳君僕行狀

吳寬

君諱僕字汝翼其先汴人後徙家于吳自大保而上  
代有隱德入國朝有建昌丞者君之叔祖天瑞也  
天瑞仕猶未顯至君之伯父少保僖敏公鎰始極貴  
僖敏方握臺印時門戶赫奕爲吳中仕宦家第一其  
子姓尤盛君生長貴族居諸子中獨以問學爲事從  
里師鄭鏐受周易晝夜講誦弗怠學旣就緒郡邑將  
援例薦于上適監察御史廬陵孫先生以提學至  
問之曰是子秀異當自取科第以世其家奈何憑籍  
氣力去作官耶寢其事而從臾之學君感激奮勵益



探索於經史諸書景泰元年應應天府鄉試以第十  
四人薦司文衡者且錄其程文一通以傳四方二年  
中禮部試遂登進士第觀政禮部五年拜南京河南  
道監察御史階文林郎天順四年遷四川按察司僉  
事爲御史時數斷疑獄嘗有墜馬死者家人指爲一  
人所殺其人被掠不勝將自誣服君覆訊之察其有  
寃色廉得死者故與之有怨其家緣此欲中傷之閱  
其尸果得墜死狀卽日罷其獄行燬火民有盜其一  
木者吏比例禁中物以法當斬君曰此固行燬也豈  
禁中乎況所盜者煨燼之餘耳竟以減死論蓋君治

獄必使人法竝行故屈抑者多所平反然至于怙終  
者亦未嘗少貸也南京龍江設提舉司掌鹽課官守  
商賈往往贓賄上官幸縱其姦弊不問君實巡鹽一  
商從他人得君家書一紙轉致之冀識君君曰吾家  
書顧令汝輩持來耶笞其人投書火中因痛繩其下  
以法無幾姦人斂手不敢犯他日謁都御史軒公公  
曰君非焚家書御史乎爲之稱歎四川僻在西南地  
雜蠻獠溪藏峒伏爲患無時朝廷亦旣設備歲久人  
懈備弛賊日肆虐寇鈔城郭殺縣長吏君至成都聞  
有警率民兵二千直抵長寧戎縣勦滅而因以鎮撫

之至則賊方聚衆數萬據險阻勢熾甚殆不可當君曰賊勢如此而吾提孤軍入不測之地非計之得也乞師于朝上命同知都督府許貴將兵五萬擊之既破其寨君獨挺身入巢穴追擒餘黨百人獲其馬牛器械無算被虜男女悉出之貴將移師君爲前驅列營大堤不解甲者兩月復破其寨四十餘俘獲益衆賊既平君建言蜀多小邑國家止立令典然二人或以事去職一旦緩急顧使他官攝之誰與致力哉其內江南溪以下二十二縣宜置丞簿一人撫民而烏蒙烏撒東川芒部緣邊郡縣去京師尤遠吏至稍習夷情每三載輒考績去往返萬里動至累歲夷人得以乘間竊發宜通九載考之便又長寧戎瑛與蠻寨鄰境而攻守缺人宜免宜賓南溪江安納溪民兵松潘征戍及緣邊漢夷民夫鹽井遠運使專攻守可也他如欲補軍伍設關堡置器械諸事皆處之有法而爲慮遠事未及施行明年夾江之花溪賊再發右僉都御史陳公以君練習遣行君至激勵士卒號令嚴明賞罰必信人人爲用命遂大破其衆旣而漢州德陽彰明以次平所至降者君釋不殺一以恩撫循之御史上其功未報蜀旣無事君書守備策會議貴

州還至敘南背岸峯江水惴悍舟觸石破遂及溺焉  
成化二年四月十三日也年四十五君爲人孝友慈  
愛伯兄蚤喪趣令其孤漢就學而常資給之初無子  
子仲兄之子浙旣得三子而遇浙益厚其居官斤斤  
謹守尤以廉潔稱其行郡雖筆視亦自持廩米稍餘  
遇郵驛衢路摧壞輒斥以修之嘗督馬政江北歲滿  
瀕回同官或遺以墨三笏辭不受曰墨幸自足無煩  
相遺也其人媿歎君本貴富家子位旣通顯以身許  
國其巡行邊徼出入行陳躍馬被甲毅然一介胄士  
功業著矣謂宜向大用而接武儔敏而卒至于此惜  
哉然君之死不可謂非正命也當王事鞅掌時見絲  
髮小害縮首萎苶不肯出一指力者皆是君獨不顧  
前後奮力爲之雖至于死死而盡其道者也夫惟盡  
其道而死謂之正命豈不然哉

僉事張善昭傳

孫潔

順德縣志

張善昭者龍山人也字彥光以舉人試吏部高等得  
兵部司務大司馬余子俊甚才之嘗言選法臺官以  
其越俎不悅部領官恒三考叙遷善昭聲籍甚未及  
九載超拜四川按察司僉事治屯田臺官劾之左遷  
鳳陽通判轉臨江尺籍魏安生等八十四人皆練子  
寧肺附所謂姦惡者也善昭上封事曰子寧忠貫古  
今 太宗謂子寧在朕當用之 昭皇帝亦謂方孝  
孺等忠臣既忠之矣何肺附外屬尚以姦惡配百年  
不宥哉乞復其家朝野壯之尋致仕初善昭計偕天

順癸未南宮火執友劉生琮死焉善昭旁皇數日於  
煨燼中得遺骸歸瘞卒業成均同舍趙蘭生窘且疲  
妻躬薪水戒門爲絕善昭頻視之生垂絕叩枕謝曰  
螻蟻何足累君君自愛比再往生已臥地善昭撫其  
心尚溫也曰是謂泥丸宮氣行週而墮坼鼓觸弗洩  
者法當生舉而臥之牀劑以湯水越數日愈明年舉  
進士德善昭若父終其身其敦義如此周厚本支及  
其鄉人居旁無甚凍者餓者無裸塋者環數里忿而  
爭者不之公之善昭寃不能自言之公者之善昭亦  
各少厭而返都御史劉天夏世所稱賢大夫也鎮粵  
獨單車訪善昭信宿乃去孫灤最知名

灤字景川生而秀朗年十五補邑庠生里豪侵其祖  
墓權貴人爲里豪關說善昭以僉事家居不能白也  
灤乃上書直指使者祖墓得歸善昭語人口吾家千  
里駒也弱冠登進士知建平縣建平劇邑號難治至  
則進長老問民疾苦而因革之尤重學校勵忠節飭  
范仲淹之祠表王叔英之墓諸所措置筐篋吏見謂  
迂遠以若所爲灤亦不屑也三載稱職待詔考功先  
是巡江御史賀洪有里中子客遊建平檄灤與之徭  
灤不聽洪憾之而灤所禽治邑豪交構其間於是洪

署滌情不謹改廣昌滌乃上書訟洪違 憲綱聽請  
寄預平徭侵職掌挾懷私忿凌轢下寮洪坐削籍滌  
改廣昌如故大司寇何喬新先朝名臣未有謚滌爲  
請易名任子其先名教持大體皆此類也遷禮部主  
客司主事督會同館是時大司馬王瓊與都御史彭  
澤有隙澤經畧哈密以金幣與土魯番贖城印未幾  
土魯番復據哈密犯肅州瓊遂劾澤擅命遣使納幣  
啟釁欲殺之並逮都御史李昆副使陳九疇澤剛毅  
敢行屢討流賊有功時議多右澤者滌乃往說大學  
士梁儲令爲之地儲憮然曰晉溪我尚畏之安得此

言晉溪卽瓊也滌復進說儲許諾數日瓊遣其屬  
洵持牒會滌窮核其事曰此宋覆轍事成有顯擢與  
景川莫此老秃翁何如滌正色曰公誤矣大夫出使  
于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可也澤與土魯番檄固在  
豈宋屈已和戎比耶范仲淹嘗與元昊書寧獨澤變  
起倉卒非李陳邊人且爲魚肉奈何並罪之公所得  
幾何乃助不義爲謝王公母汗我使得罪天下後世  
卒不署牒已問部大臣及言官多救之者澤等皆得  
釋滌之力也改儀制儀制掌 朝廷典章封冊學校  
貢舉及四方章奏主事姚鏞嘗類爲書未備及滌主

事乃卒就之遷精膳員外郎嘉靖甲申七月戊寅諸  
臣以上必欲稱孝宗爲皇伯考相率赴左順  
門哭諫不起上大怒收繫詔獄爲首編伍四品  
以上奪俸五品以上各杖之於是灤被杖死年僅三  
十有八灤未死猶力創草疏數千萬言大要主爲人  
後者爲之子期再上及彌留投其疏謂李義壯曰身  
盡廢獨此心耿耿耳聞者莫不傷之隆慶改元以御  
史龐尚鵬言贈太常寺少卿灤生平慨慷尚氣節不  
能容人之過直指毛鳳邀飲語不合遂拳之見義勇  
不顧其身嘗言惟吳獻臣可語此故卒死杖下 論

曰余見方孝孺練子寧事未嘗不涕泣沾襟也余也  
王御史度亦坐姦黨宗家外屬編伍百五十戶莫爲  
善昭言者今天子一切宥之豈惟諸臣善昭死且不  
朽明倫大典聖人不易一時諸臣未免膠柱漢宋要  
立義較然不欺其志可不謂忠耶或傳灤兒時有妖  
降於其室爲語宅日登第除拜頗驗戊寅前數夕復  
來止之灤不聽神怪之談搢紳所不道信然斷而敢  
行鬼神避之若灤不愧乃祖矣

敘州府知府盛公景傳

胡直

盛公者吳縣人也名景天順間進士授監察御史  
直諫謫羅江縣令爲政廉明務興利寢害不誰撓吏  
畏而民信之時邑寇胡元昂嘯集稱叛昶著檄諭散  
其黨遂緝元惡平之不煩隻兵隣邑德陽寇趙鐸者  
僭稱趙王所至屠戮攻成都官軍覆陷殺汪都司勢  
叵測羅江故無城昶令引水繞負縣田晝開四門市  
中各閉戶藏兵於內約砲響兵出又伏奇兵山隈陽  
示弱遣迎賊賊入室未半昶率義勇士開戶聞砲聲  
兵突出各橫截殺賊賊不相抹山隈伏兵應聲夾攻



殊死鬪賊大北斬獲不記數俘獲子女財物盡給其民邑賴以完父老泣日向微盛公吾屬魚肉多矣肖其像今存初昶至邑衙後有廟神素妖左右以例請祀昶弗聽至夕有鷄伏神前如釘置然昶曰神敢妖若此促毀之時前令張尚留至夜神夢張令求解張晨語昶昶弗允張夜夢如前張夢語神曰若何不自訴神曰前者乃鬼卒爲耳盛公威靈何敢干也其爲鬼神憚伏若此昶後陞敘州守而去至今羅江民祀其像於寺歲不廢云胡子曰余校士按羅江訪名宦誰氏署邑者報邑自昶無名宦亦未有祠予檄責之而學官導士民以盛公事狀上余覽之不置蓋爲之歛容屬屬然而慕也盛公決策挫賊存無城之邑斯旣以奇矣迺能使鬼神憚伏其威德此何以致哉夫行立則人知念動則神鑑然能矯于行者不能矯于念能逃人非者不能逃鬼譏若盛公事非其素念無頗不可矯而得也豈不亦至難乎余未暇考盛公始末粗傳其事將刻置祠中視吾黨士及吏茲士者得以覽鏡焉

夔州府知府高公墓志銘

何景明

鐵溪先生高公上世山東人始祖濟南萬戶萬戶  
成徙居河南太康縣成生智建文時爲副千戶永樂  
間謫戍信陽遂世居信陽智有孫曰瓊景泰庚午舉  
人爲祁州司訓司訓有男子二人長鐸次卽公司訓  
卒于官公纔二歲母李氏携之歸年十一時與羣兒  
戲約于學宮池水上曰我釣鰲亦如此爾指揮劉宗  
異之舉于提學陳公選收儒學弟子員中成化甲午  
鄉試戊戌舉進士授武選主事崇王請置守備汝寧  
馬大司馬以信陽已置守備而汝寧重置難之集司

屬議公進曰是不難移信陽守備置汝寧俾兼視信陽則事攝而官可不重置大司馬喜曰主事議便於是常引與計事稱之曰我益友也公仕宦旣聞時有所憤切乃言事忤內貴人內注其名屏上卒以他事逮之調鎮遠府通判在鎮遠爲錢都御史所重諮以邊務洞夷有和仇者使通判輯之不服通判乃夜徙居他山空設其供帳故所選明往卧榻已碎通判則從容束帶出帳前議和事夷覘而神之盡服弘治改元移山東青州府明年遷鎮江府同知同知嘗委事江南諸郡著績自鎮遷夔州府知府一年致仕歸與

鄉人游讌觴詠自娛十八年 今天子御極詔進大

中大夫初人屬公以公輔之幹公亦自負旁睨一世無所下以是人又忌之使不得究其用故公之歸也益肆形世外嘗曰仕宦之途我固諳之矣人生苟快意何必至卿相哉公體貌修偉而精神宣朗見者傾悅又善談辨時出詼諧曉音律能自度曲兼善書畫皆奇健自成一家公旣綜博衆藝而尤長于詩詩語豪宕自喜篇章流播時人珍之在鎮江往賓日本使臣使以詩上公和荅章立就使臣俛首嘆服曰此中國詩人也性儻蕩好交游樂于與進門下之客率多

名士其在鄉益剷岸示坦後進無長少無不與之者  
而好學耽詩至老不倦公生景泰壬申五月卒正德  
戊寅八月年六十七歲

重慶守沈公海墓表

李傑

吾邑有厚德君子曰太守沈公其政教施諸官其勤  
儉行於家其信義孚於鄉黨搢紳士夫皆推爲達尊  
若公者豈易得哉公外質直而內詳敏績學種文淹  
貫宏贍而不自表暴人罕知者年幾強仕始領成化  
乙酉鄉舉同舉者或侮之公不與較已而連登丙戌  
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時有疑獄久不決公一訊得其  
情老於法者自以爲不及也升員外郎中按事福建  
名重藩臬大司寇以公才任繁劇更公于雲南司理  
京邑訟事公處之裕如也遷泉州郡守始至辨僞造

倉印人已懾伏憲司訟有難理者多下公覈實歲亢旱禾稼將稿禱于天有願捐十年壽化爲三日霖之言精誠所感不信宿而大雨沾足以泉庠舊無經師聘興化進士黃乾亨舉子林沂至郡與諸生講解詩書二經義指授以爲文法度泉之文風蔚然勃興登科第者幾倍于前丁內艱服闋再守重慶興學校以勵士氣節冗費以阜民財省徭役以紓民力令家僮歲致秔米以供饗飧郡人有侯食蘇州米惟飲巴江水之謠三載述職巡按御史及藩臬長皆列其政績達於天官期大用公而公竟力乞致政以歸歸則惟

教子讀書親課其舉業勤於治家條理精密與人交情誼懇至人亦敬信之無敢慢者雖小夫婁人有善行輒稱揚之不置里巷之貧乏者知則必賙之見禽魚之鬻於市者恒贖放之平生所行皆真心實意非勉強然也年踰八十蒙詔進階三品公諱海字觀瀾號葵軒蘇之常熟人

四川夔州府同知蘇士潤墓志 曾同亨

莊皇帝改元之年詔天下所司各舉部內郡縣長史政績卓異以聞江西撫臣士憑按臣朝宗合疏言近世守令大都尚通變工納結卽簿書期會率多虛文塞責鮮拊循之實甚非國家張官置吏慰安元元之意臣等竊觀吉水令士潤博學多聞才諳邁衆能以實意感孚士民首建社倉倡富室尚義者各量力出庾粟以備歲凶一時境內嚮應捐助幾至二萬石一切聚散具有成式爲一邑無窮之利暇則延見諸生誦說經義評騭文藝高下不爽絲毫士視之如乳兒

之於慈母而畏若嚴師其他如建社學革積攬行鄉約嚴保甲躬鄉先詰羅贊善祠爲刻其集以傳興利除害犁然當人心未可一一指數蓋江以西爲郡者十有三爲州者一爲縣七十二政績卓犖可稱述無能踰其右者庶幾古循良之遺焉報聞明年君遂以今高第徵入爲江西道監察御史拜官首疏請東官講學又疏舉遺逸以備緩急又疏裁東粵撫臣以蘇困語皆剴切中時弊爲遠近所傳誦已有旨取光祿銀三十萬兩備內供君抗章諫阻謂江漢之水不足塞漏卮宜從罷語尤峻直同臺咸爲君危賴

上仁聖言雖未行置不問旋按長蘆漕政行小票法通商利民至今著爲潔令巡按順天首劾一州牧恃與援乾沒官帑者貪墨吏聞而股栗中貴入義子慮城社張車騎橫行都中君遂得其黨與盡置之法不少貸自是中貴斂手相戒不敢犯君法畿輔肅然最後巡視京營簡戎器練卒伍更置債帥營臣有懷私詭言京軍驕懦不足恃欲召募客兵以衛根本君謂北人性勁使恩威素布訓練以時自可易驕懦爲精悍若棄土著而募烏合徒靡養兵之費無益實用議竟寢當是時君在臺七年所矣會時相張江陵居正

嘗欲招致君門下君謝不應心憾君而張故與僚少  
師高新鄭拱有郟合權璫擠高以去諸爲高媼戚故  
吏門生相繼斥謫君新鄭乙丑所舉士因出君爲湖  
廣按察副使仍風銓司用考察京朝官謫君全州倅  
聞之怡然不屑也踰年量移湖州司理久之晉四川  
夔州丞後先六七年迴翔州郡上官多以君自侍從  
要近下遷不欲煩以吏事乃君一意勤脩職業撫恤  
民隱勸農課士孜孜不倦歲壬午江陵劫朝政更新  
諸爲所斥謫者或起田間或拔自下僚有不數歲驟  
至通顯者而君適以夔守缺入覲如京師諸朝賢論

君以直道久抑共推轂君蓋不次超遷有日矣而君  
甫入都疾大作未幾卒卒之十年予承乏冬卿而進  
士蘇君茂相隸事省中聞之爲君猶子因知君久未  
就窆墓石之文尚虛以待爲悽然感悼者久之踰年  
予得請歸耕進士時以戶部郎使江西以書抵予曰  
伯父按察府君襄事有日念與平生知己莫如下執  
事願微惠一言勒之貞珉以垂久永因並函尊人封  
承德郎士潛君所譔行實以來予以蕪陋踧踖遲之  
比予起家領銓陪京進士復以書來督嗟夫當君之  
令予邑也予適宅先大夫憂家居親覩其行事誠心



實政一以經術佐吏治不爲貌言飾行以沽虛聲迥  
非時輩所及心竊慕異之比得兩臺所疏君卓異狀  
有出予覩聽之外者以此益重君會予爲選曹郎因  
薦君於太宰楊襄毅公以爲吾邑自三百餘年有令  
以來僅覩真循良一人君不旋踵遂被簡召官西臺  
乃忌君及有望於予者遂欲傾君以撼予君旣以計  
典坐謫及予罷中丞者數年論予者猶指薦君事爲  
言江陵旣沒予得因緣兩都言官推薦忝竊逾分而  
君竟賚志以逝予何能一日忘於懷然則知君而  
君者非予其孰宜君名士澗字惟德別號誠齋聞之

晉江人系出光州固始由光州入閩自魏始曾大父  
福大父春皆有隱德父封侍御公璟蚤歲治經行聲  
已奪於家務不竟其業君生而敏穎侍御公嘗教之  
讀詩一再讀輒成誦侍御公歡然喜曰吾家積行累  
世矣而未嘗有顯者聞之爲善三世必昌其在孺子  
乎九歲能屬文文多驚人語同郡遵巖王君以文名  
一代試之大加稱許少治尚書合英咀華獨得其解  
有不拘拘於蔡傳者嘉靖戊午舉省試第三人晉江  
用尚書擢魁者自君始蓋又七年而成進士焉君自  
少閒居舉止有常度終日端坐無惰容自言士非澹

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生平遇可喜可愕之事一不見於喜愠其於紛華聲利尤不以動其心其學無所不獵涉而要以體驗為實際以是在仕路雖遭屈抑而確然之守終不可奪蓋其涵養素定非偶然也君沒後二十餘年予邑及夔門之父老思慕不置夔門已俎豆君於名宦之祠予邑亦以旦暮舉行越楚諸邦車轍所至輒遺棠陰益見君之誠心宮政深於人人而予疇昔嚮慕之心久而益皎矣嗚呼古稱善人君子畸於人者偶於天君既中讒播遷川郡不及顯用於時而年僅逾五又歸觀于萬里之外所謂天者其安可門耶

通判上禎馬記

羅洪先

義馬  
事甚  
奇

王夔州公禎濟陽公孫也濟陽死靖難公死賊獲贈于朝任一子廣吉水稱忠義家莫過之至其戰馬事有足為世戒者始公以大學生除夔州府通判纔五月會荆襄賊石和尚流劫入夔焚巫山縣治是時同知蘇州王公授牒捕賊性柔怯而險猾故託疾不敢出一兵公忿忿面數之曰汝食朝廷祿所主何事忍委赤子餓虎口耶即代勒所部民兵晝夜行至則巫山已破賊方聚山中索擊之殺渠桀三十三人餘盡遁乃行縣撫傷殘招潰散久乃得歸居三日賊復

劫屬邑大昌公促王王又不行而翟唐衛指揮曹能  
柴成兩人與王素黨結游禍多方詭辭庇之且激公  
曰公誠爲 國家出氣力肯慨然復行乎公卽聲應  
曹柴兩人故酌酒賀更許以身相翼實爲脫王計公  
卽日勸民兵夾曹柴兩人赴之與賊夾水陣已而麾  
民兵畢渡趣戰曹柴望走公陷圍中自寅及申人馬  
疲誤入淖田不得脫賊欲降之公大奮罵賊怒以刀  
斷其喉及右臂墮淖中馬逸去成化丙戌五月九日  
也始公赴大昌道宿木商家商故新淦人且稔公知  
賊不敵不敢言是日將歸有物嘯于山者商驚祝曰  
爲王公耶果爾當三嘯止如其言商密與家人負簣  
往尋亂屍見衣白紗半臂者公也載簣土令不深沒  
自死所至府三百餘里馬奔歸府門闔長嘶蹠其肩  
若告急狀守者納之血淋漓毛鬣盡赤衆始駭公已  
死而賊尤不解迨死之二十五日子廣始隨木商往  
殮之面如生不以暑腐然貧甚不能歸盡售行李與  
馬爲資而王意在馬不償直竟徒手得之襯旣行距  
殮之二十五日夜將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莖  
豆不爲止王疑秣者給已自起視櫪馬驟前嚙其項  
不釋口久乃得脫復奮首擣胸仆之地不省人翌日

嘔血數升死賊既平有司正功罪曹柴亦被譴嗚呼  
自昔相傳義馬事不一二皆言臨難能相濟也若夫  
辨讐怨微隱間切齒碎膺期在必報卽在人猶止難  
之豈公忠義之氣通於鬼神有使之然哉彼欺人不  
見中以機旣得自全復利其所有此其計至深秘也  
然卒不可逃若此世嘗言至靈者人畜之至賤宜莫  
犬馬若也銜轡所制鞭策所驅固有衣冠介冑所不  
逮者至於施報反覆巧發間值奇崛變怪反出於貴  
賤靈蠢之外是孰爲之主而一不少錯嗚呼可不畏  
哉可不戒哉公志狀載此事不盡情實公之孫鑾嘗  
灑涕言之余疑未信後十餘年始得實爲之記而鑾  
死已久則授鑾之子植用補狀志之畧且以告世人

崇慶州知州王先生佑傳

楊士奇

王先生名佑字子啓晚號啓翁王出琅琊後繇金陵徙泰和世系具家譜先生十數歲知自重以古人爲歸不混流俗初從鄉貢進士曹隨治毛氏詩長遭元李之亂與兄子與先生避匿平川山中力學不輟兄弟自爲師友稍出遊南昌與辛敬萬石曠達楊士弘練高劉永之輩爲詩友行省平章遂禮致先生爲塾賓聲譽日聞四方江西旣內附先生首舉教官吏部試中經義偕十八人者入見是日太史奏星有文明之祥太祖皇帝喜皆除監察御史賜襲衣又賜宴

御史臺先生劾奸貪振憲紀風裁勃勃動人廣西平  
初置官府簡御史往任風憲以尋适爲按察使先生  
及胡子祺爲僉事子祺曰古刑新國用輕典先生曰  
蠻夷之人素昧君臣父子之分瀆倫傷化不及此時  
明禮法以示勸懲後將難制适從先生議先生所分  
按郡縣吏民悚然三年偕子祺入覲時王師初平蜀  
重郡守之寄遂徙先生之崇慶州子祺知彭州崇慶  
承兵革凋弊之後植仆煦槁隨事盡心民稍復蘇坐  
累罷歸而從學者日衆先生嚴師道其施教有方務  
見實效後生晚學望之皆內自歛肅不敢侈肆江陰  
徐遜知泰和縣勵精爲治聘先生訓導縣學日躬詣  
問政先生曰示民以好惡之正而去其蠹耳遜虛已  
惟先生之言聽而行之不疑於是五六十年知泰和  
者其設施當大體得民心民至今誦道之無厭者莫  
有過遜蓋自先生導之矣先生孝友忠信嚴毅端方  
海桑陳先生嘗言王子啓壁立千仞不負所學劉尚  
書子高言子啓真風紀臣包孝肅不足多也郭敬守  
曰子啓平居一言一話皆可書簡冊垂法戒蕭子所  
曰王公秋霜烈日執固當憚之先生擅文章養氣爲  
要中歲以前所著毀于兵晚獨存長江萬里稿先生

年六十有六卒

新繁胡太尹壽安傳

趙輔之

胡侯名壽安字克仁世家新安相傳安定先生之後也洪武庚辰秋領鄉薦入成均歷事天曹筮仕河南信陽令大著能聲尋調真定之獲鹿政益著未再基丁內艱永樂甲午冬服闋復宰新繁視篆初首詢民瘼事有不便於民者罷之有益於民者舉行之每歲初自巡視鄉村勸民播耕遇田畝荒蕪或垣屋摧壞者詢其窘之之由必損俸資給常以古靈先生教民之言諭鄉耆里甲俾知親睦安分之道率皆從化侯性清儉在官惟麤衣糲食如韋布士嘗臥一紙帳自

縣菜知

題句云紫絲步障簇春華臥雪眼雲自  
 寒雲又暖扶持清夢到梅花其雅淡之情槩可見矣  
 永樂乙未夏數月不雨田疇龜裂侯齋沐禱於神二  
 日果大雨後圃種蘆菔數畦使客往來者採之以供  
 盤飮或為餽遺之禮人呼為菜知縣其子從新安來  
 省兩月烹二雞侯怒讓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  
 居官二十餘年常以奢侈為戒猶恐弗能全始終之  
 志爾今好大嚼詎不為吾累乎其子服訓亦甘淡泊  
 侯三宰大邑未嘗携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  
 奈妻子何侯笑曰此庸者之見也吾豈無糟糠之義  
 而不念乎嘗於是思之爛熟耳且夫吾輩昔讀聖賢  
 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以操守為志  
 及登仕路則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敗身家者比比  
 焉矧婦人小子輩其性猶水有以金珠錦繡搖目之  
 物蠱其心彼必欺吾而竊取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  
 任後人必詈笑曰胡某外佯廉而內實貪以是計之  
 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是時彭邑故令魯姓者寡妻  
 王氏本戎家女年少而容艷資產千計常慕侯之才  
 德欲嫁之懇所親導意以諷侯侯曰吾將五旬未嘗  
 為失節事今若娶此失節之婦受此不義之財則吾



亦爲失節之人行止掃地矣言者大愧戊戌春侯將  
考績囊橐罄然惟畜一馬欲售爲程途費馬忽病命  
醫獸治之數日弗愈其家人來報曰汝妻死矣待汝  
歸方殯陳聞哀慟良久曰妻已死我至家安得生我  
宰公平日粗衣糲食撫民如子未嘗取我民半錢吏  
不敢欺我里甲無敢擾我俾我民安於耕鑿皆宰公  
之恩也今赴京而馬病若此我若離去馬必危矣宰  
公以何爲路費乎我寧負亡妻不可負宰公乃遺書  
諭其子曰喪具稱家有無日吉則窀穸毋候我歸也  
侯祖帳日繁邑之民遮泣於道者千數雖婦人小子  
如悲親戚民以贐者皆卻之詩僧解定素爲侯所敬  
以布帛數端黃蘆服十枚懇餽再四侯雅重定惟取  
蘆葍一枚餘皆還之者民匡榮宗等強留雙靴以昭  
惠愛至今存焉

張甌山先生緒墓表

德陽令

沈 鈇

於戲此漢上張仲子甌山先生墓也先生官司徒郎  
袞然大夫貴矣而以仲子稱者從治命也先生姓張  
名緒字無意其先蜀人或云文昌後裔元末有起家  
祖勝宗者卜宅於漢川周陂鄉數傳至元方公卽先  
生父贈登仕佐郎南吏部司務娶方孺人四十艱於  
嗣迺婚副室曾氏產丈夫子七人先生其仲也幼甚  
弱幾不舉方母有夢徵遂育焉迨亂而骨隆隆起里  
中俠劉大本者見而奇之曰是昂昂千里駒也課之  
對應以千年賢聖轉身來之句劉益奇之授意贈君

欲撫而子之也強之三始冒劉姓名燧年甫九齡耳居數載潛心墳典嘉靖庚子秋以易魁楚省洎劉卒先生服三年喪未幾劉氏丁家難弱息單婦乘之者夥矣思先生爲之庇捏誣事巖先生會先生以直道貽鑿守者守者單詞煨煉其獄先生譚笑自若賴廉憲朱公白之獲免且蹶然嘆曰卽以身報劉亦鄙哉溝瀆事也久之劉氏二孤亡恙蓋先生力哉洎聞安成鄒文莊公主盟道學卽負笈從之遊聆良知宗旨而本源之思勃勃不容已乃復張姓易今名昕夕與兄紀弟綸縉紳績練輩同被承歡怡怡如也贈君偕一姆先後棄養先生哀號若孺慕耳食者或以狂目之矣比教諭桐城以正學迪多士士翕然宗之晉南國子學正吏部司務戶部員外郎昕夕偕耿天臺定向羅近溪汝芳史惺堂桂芳李見羅材李茹真登焦弱侯竑楊道南希淳諸君子講論不輟時宰忌焉從計吏謫論繁昌待諸士如桐城時量移德陽令鋤強扶善約已愛民暇集諸衿珮講學於望秦樓中僅一載以弗諧于俗拂袖歸行李僅二革囊無長物也抵舍敝衣蔬食環堵蕭然間有日晏不炊者嘗往來江漢上偕見羅先生天臺先生發明修身體仁之學

而周柳塘思久顧日巖問耿淑臺定力祝虛居世祿  
方丹山一鳳耿楚侗定理吳少虞心學均所友事而  
商訂也里中士若王生光裕段生然樊生王衝李生  
若愚輩與之爲忘年交而王生交契最密樊李二生  
期之甚遠者會見羅李先生以緬夷功爲言者所中  
逮詔獄五六禩臺省掾之力上弗聽癸巳夏先生聞  
余駐漢陽自黃安來手一疏授余曰此老朽捐餘生  
代師命意也余甚壯之方儼上而見羅先生獄解矣  
若精神感格然者亡何卽病病革猶語二子潼漳曰  
生死日暮也吾自師鄒文莊後洞破此關矣况身已  
許見羅先生死復何憾第汝輩學尚未成則未了念  
也言訖遂瞑余與里人李給舍宗魯治其喪天臺先  
生輿疾誅之促以葬期武漢諸同志者其襄其勞蕭  
督學良譽適過家素車白馬爲先生執紼且淚簌簌  
下一時漢上冠蓋耆艾慕先生風節恨靡能載起九  
原也無復昔時耳食者矣先生生平磊落耻與俗士  
耦世多齟齬之以故官弗克耀至好人之善急人之  
難哀人之窮則皇皇如弗及甚則捨身亡家赴之矣  
當教桐城日青衿子有貧不能婚者先生易婢女三  
金爲助不令知也司徒留署同舍郎張姓有媵妾逸

者先生思其望人口也佯言于衆曰吾家婢逸矣而人誤以爲同舍郎也者僉爲駭愕先生曰吾子尚壯堪爲國家馳驅一污其節鮮不仆者吾老矣代而蒙詬固甘心也二事古今人能之哉江陵相柄國人多附之先生以年誼不少屈且責以伊周事業至相迂靡悔也聞其歿又哭之哀先生志可窺矣天臺先生稱之曰揮萬金之資產若糞土藐權貴之輝赫若狎朋見羅先生稱之曰寒素可逼冰霜蔬水僅給朝夕餓死雖不如千駟遺臭却不如流芳蓋實錄云先生論學以致良知爲主本以修身爲功夫蓋合格物致

知而一之者季弟績曾以心嚮學而功不成爲問先生艷然曰而知易之損乎乾始以美利利天下而窺至德者必于下濟故進于損也可以語乾矣吾聞之學道力行非爲利謀靈修篤詣非爲名高執細行之淺渺妄責報于彼蒼皆市心也何功之足云噫是可覘先生心學已先生家食二十載當路若金省吾公學曾李似齋公杜蔡青門文範每折節下之且造廬而稟度焉先生毫不及私也比葬易歲矣李似齋公擢楚觀察長捐廩粟爲先生樹隧石而司理慎齋殷公才復捐俸共成其美屬余一言表之余言安足重

先生哉聞語云銘人墓者多諛泉下人余入楚僅表  
衡陽劉岳亭侍御之墓而先生則同志同道誼不可  
辭者二先生清修姱節夷由後僅見矣余自信俚言  
匪諛也敬付邑令公陳君堯欽伐石豎之墓左庶江  
漢大夫士必有聞先生風而興者

四川梁山縣主簿贈知縣時君植傳

朱睦㮮

時植字良材通許人也父傑知州大父泰布政使植  
儀觀瓌偉少以志節自負僉事賈定器其才以女妻  
之顧數試不第入粟補國子生居常感激欲奮拔樹  
功名以見于世正德六年春授四川梁山主簿潔身  
惠民聲稱籍籍時蜀寇方四北畧漢中東窺鄖襄西  
薄重慶巡撫都御史林俊率兵討之檄植督餽餼數  
加獎諭會知縣闕且偵賊出沒鄰境遣植還至則增  
俾浚隍廣儲待募勇敢泣盟于戎曰國家承平日久

民不知兵賊乃敢厲民違天天必厭禍吾儕協心共濟懷貳者斬以徇人皆震駭用命十一月二十八日賊薄境植先伏銳卒於多喜山扼險要自營于蟠龍溪犄角以應是夜賊至乃大舉火縱兵斬獲數十級餘遁去慮其復至乃於城周塹原紮石起戰樓於城上躬擐甲胄指使戰守屹爲保障遣使請兵於俊賊騎旁午于道不能達方四南攻忠州憤敗于梁也退合陳二兵復北寇十二月二十六日趨城下植繫印于肘誓與存亡率衆死守梁城三面負山瞰溪西門夷坦受攻以身當其危而南則義官曾明守之方寇進攻植命礮弩交下遂少卻抵暮寇營于石馬山越四日南城樓墉墮圯曾先以貨賂賊得匿去植哭之曰天也遂遣素倚信者取子寵以隨乃憑堦墉率諸吏卒固守又二日方寇分翼夾攻復督壯士五百出墉力戰殺數百賊蹀血被道陳寇繼進悉衆合圍植知力不可支乃左挈子右揮戈以蔽西門失守遂被執置寵於地曰吾不忍汝生爲人奴死於人手欲刃之賊遽抱子奪刃褫衣而灼其身植仰天嘆曰嗟乎植蒞官不九月而與賊拒者幾三旬外援不至民疲力殫矣汝獨不聞檻蘭廷瑞于京師磔鄔本恕于襄

陽乎汝猶敢爾我奮殺汝而反見執辱及有位灼何  
畏耶方寇壯其言曰汝健男子若能事我妻子當更  
完聚共圖富貴植瞪目大數之寇知不可致命卒斫  
其肩顧印在肘奪弗與因并斫其首以死時年四十  
有七方寇以子畀一老嫗復資金帛曰善育之無使  
主簿無後賈氏在官廨聞植既執經于別室賊至縱  
火大劫女九歲哀母死趨火就焚後方寇入城令所  
部敢有殺主簿家族者斬卒其實告寇嗟嘆久之仍  
令撲其火而所經室巋然獨存越二日援軍始至植  
姪孫永壽始來解賈氏訪求植屍初賊退醫秦單購  
得之容色不變舁至廨所同殮焉歲壬申正月二日  
也老嫗負子道遇其母偕至單乃館穀于家事已巡  
按御史王綸疏聞詔曰時植贈知縣賈氏貞烈可嘉  
女赴火死俱旌表仍廕子寵入監所在給舟送歸葬  
後數年梁人感德建祠奉祀



四川衛儒學訓導詹英

今人但知靖遠啓麓川之釁又或以將畧歸之恐亦未盡爾也攷之正統十四年四川衛儒學訓導詹英言靖遠伯王驥都督官聚等奉命征思機發不體上心惟縱已欲行李二三百扛動役五六百人挾帶綵幣等物密散都司官以邀厚利却敢故違祖訓擅用閹割之刑以進御爲名實留以用及至行師全無紀律大軍一十五萬俱從一日起程蹂踐傷殘畧不憫惜其運糧又不設法每軍運米六斗搬負艱辛何以養銳以致有自縊而死者又指馱糧爲名派

馬一千餘匹不知此馬何施又臨賊境金沙江邊攻圍不克被賊殺死都指揮等官却將漁戶解作生擒遂爾班師將地方分與木邦孟甸以敗爲功欺天覬賞昔唐南詔有警侍御史李宓將兵七萬擊之兵敗楊國忠更以捷聞范祖禹引管子之言曰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害深也 皇上深居九重豈知此弊乞將驥聚執付法司明正其罪先遣廉幹官沿途盤校各官行李以謝天人之怒以快士卒之心疏下兵部 會同三法司議遣御史一員沿途直抵雲南同彼處巡按御史從公實勘明確具聞 上以專任驥等征勦苗寇特原之先是驥等奏捷 賜勅獎諭令還京尋留驥勦貴州蠻寇雖以土木之變得充刑書而加祿進封之典賴以寢矣疏辭剴切暢曉此訓導大是材臣其保身之智有足多者惜其終湮沒也特錄之

卷之九十八終



